四庫全書

史部

五代史卷五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即位以其廝養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隂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徳勝王彦章攻徳

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駑才果誤予事明宗
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振武軍節度
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廵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勲
舊與伶人景進相為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
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
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羣小疑忌
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静守殷隂使人告明宗曰位
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

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爲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犯興教門以入莊宗急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憩北邙山下聞莊宗已崩即馳入宫中選載嬪御寳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遺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明

宗詔韋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爲征吳或以爲東諸侯有倔強者將置制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傅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爲洺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爲汴州

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爲子是爲朱友讓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爲指揮使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爲刺史梁亡璋事唐爲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平以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爲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

以爲然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横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两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齎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訴不肯出祗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爲两川刺史以精兵爲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爲

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彦釗扼劍門關爲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留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刲肉釘面剖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閬遂州璋攻閬州執李仁矩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疎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餽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

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歐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責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環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

鋒將康延孝陰送欵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欵於
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
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
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
遣王彦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
爲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搒掠數百脅以白刃延
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護莊宗入汴
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

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

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柰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彜超自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彜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

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彛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彛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訩訩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

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贇爲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弑愍帝唐室大亂弘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爲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

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為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其言為然由是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掎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為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

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祕瓊者為成德軍節度使董温其衙内指揮使後温其為契丹所掠瓊乃悉殺温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為齊州防禦使㐮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隂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惧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為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鋭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髙祖以楊光

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鋭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諜者詢得其謀誘鋭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鋭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鋭乃隂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鋭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強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況鋭等皃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之

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齎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懇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

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
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
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髙祖待之與羣臣無
閒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
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
帝問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鎻以來免爲中
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爲處讓曰當且之洛陽
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逺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

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燕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勲知州事乃遣承勲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髙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

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秘瓊殺董温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爲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

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贓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趣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

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彦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彦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彦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絶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爲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衛上將

軍繼英子婦溫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為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濬延衮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萇從簡以延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為備甚嚴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事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溫氏兄

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温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譖延沼兄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敗繼英為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振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為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頴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為不可而重榮業已許頴母兄謀共殺頴以

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爲毋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劒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駡奪其劒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

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强馬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詘中國以尊夷狄困已弊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恥也數以此非誚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駡不爲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幷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辭以自

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爲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侈以爲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

使者拽剌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剌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剌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徳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具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具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

據沿河党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欵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勲勞久居富貴喪身邊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幸鄴報重榮曰前

世與敵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敝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爲不可重榮曰請爲母卜之指其堂下旛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鐃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潭又使人爲大

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為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北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甚愚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髙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輜重中其兵二

萬皆潰去是冬大寒潰兵飢凍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爲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爲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

宗時爲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
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從領
順化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
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款于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
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從鎮山南東道晉高
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
此懟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
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

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江為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為表裏高祖患之謀從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從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為宮苑副使居京師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

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宣敕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以空名敕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胡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遂復爲野火所

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爲防禦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噔啜蓋沙陁部人也光遠初名阿檀爲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橋關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吏

事明宗時爲嬀瀛蕃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都於中山得契丹大將禿餒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禿餒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禿餒等皆北人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邪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前刺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樂

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髙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
達爲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爲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
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
耶律德光見之誚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
不知其誚巳猶爲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
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曰懼否
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
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爲宣武軍

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爲悒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爲媿爾由是高祖以爲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爲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爲恣横高祖每優容之爲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

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爲晉疎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勲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

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即以承祚爲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

大敗遂與光遠隔絶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决戰戚城亦敗契丹巳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彦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曰皇帝悞光遠邪其子承勲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甞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沒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勲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濤親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刼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

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爲不可乃勑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閲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爾家世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勲事晉爲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使人召承勲至

京師責其刼父斵而食之乃以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逺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逺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阿噔啜初非姓氏其後改名瑊而姓楊氏光逺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逺云光逺既病秃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爲之語曰自古豈有秃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爲笑然而召契丹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

皆光遠爲之也

五代史卷五十一

五代史卷五十一考證

范延光傳宗正丞石昂上書○丞閣本訛承今改正

安從進傳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臣文清按張昭閔帝實録云帝令從進殺贇與此小異

五代史卷五十一考證

五代史卷五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

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略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貲皆沒之家髙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絶好契

丹連歲入敵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邊騎
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開
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泰州破
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
陽城為敵所困賴符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
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為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複子
乎乃收兵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斂其民户口彫弊又懼
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

即拜重威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殿中監王欽祚和糴軍儲乃録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邪三年秋契丹髙牟翰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飢殍盈路居民折屋木以供爨剉藁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泥潦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冦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敵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彦筠

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說重威以三脚木為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為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欒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悦許以中國以重威為帝重威信以為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栅外軍士猶喜躍以為决戰重威告以糧盡

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飢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敵帳中為別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

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名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於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麴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

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璡及重威將吏而録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弘璋弘璨弘璲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蹈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為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名契丹入寇守

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滿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栅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顔悉取光遠寳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顔麾下是時凡出師破敵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顔匿守貞所詒取顔殺之守貞大怒

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駞茶染木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為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為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為北面招討使守貞為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蓁園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

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
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
節度使又領歸徳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
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為應而契丹髙牟翰亦詐
以瀛州降出帝以為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
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
重威鎮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
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

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于武強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陰干守貞為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

人以赭黄衣遗守贞守贞大喜以为天人皆应乃发兵西据潼关招诱草寇所在窃发汉遣白文珂常思等出军击之已而王景崇又以凤翔反景崇与思绾遣人推守贞为秦王守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间以蜡丸书遗吴蜀契丹使出兵以牵汉文珂等攻景崇思绾久无功隐帝乃遣枢密使郭威率禁兵将文珂等督攻之诸将皆请先击思绾景崇威计未知所向行至华州节度使扈彦珂谓威曰三叛连衡以守贞为主守贞先败则

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為道譏之艴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為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

貞出兵壞長城咸輙補其所壞守貞輙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爲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名總倫問以濟否總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爲然常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烟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

餘黨皆磔之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澤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為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為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為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

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為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讒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為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

澤所為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獘之狀式父鐸請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伏閤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冤皆不省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為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

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閤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彥澤為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常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為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鋭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敵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為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

為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
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
大敗之契丹遯去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為都招討使李
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
間敗契丹于泰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
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
至言敵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彥澤為前鋒
至中渡橋已為敵所據彥澤猶力戰爭橋燒其半敵小

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彦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闕遣彦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彦澤倍道疾驅至河衛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邱門斬關而入有頃宫中火發出帝以劒擁後宫十餘人將赴火為小吏薛超所持彦澤自寛仁門傳德光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内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寛仁門登樓覘賊彦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啟彦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傅住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脱黄袍素服再拜受

命使人召彦澤彦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彦澤笑而不荅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宫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彦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内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徳光表章皆先示彦澤乃敢遣帝使取内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徳光渡河帝欲郊迎彦

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溝竇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彥澤為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猶題其旗幟曰赤心為主迫遷出帝遂輦内庫輸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邏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

有色彦澤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刼取之彦澤與閤門使髙勲有隙乗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徳光至京師聞彦澤刼掠怒鎻之髙勲亦自訴於徳光徳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彦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髙勲監殺之彦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線經杖哭隨而詬罵以杖扑之彦澤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鎻然後用刑勲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臠其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己戮之尸臠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擒裂蹈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

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卷五十二

五代史卷五十二考證

杜重威傳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燕兵千五百人一本作燕京兵五百人

五代史卷五十二考證

五代史卷五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閤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

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宮見高祖願留軍中効用為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

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為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内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陜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廵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説景崇曰吾與子為

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柰何欲以陰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毋妄發禍行及矣非吾誰爲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後以趙暉爲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爲秦王隱帝即以趙暉

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為助蜀兵至寶雞為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僞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璨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為

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令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偽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遲明輦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輦乃降暉

趙思綰魏州人也為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

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已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旨思綰厲聲請先黥以率衆齊藏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益来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彦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奈何彦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

中顔縱兵入城拏其家屬並信之以為然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毆之奪其佩劒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刼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綰俱送欵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綰為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綰計窮募

人為地道將走蜀其判官程讓能謂思綰曰公比於國無嫌但懼死而為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後趣使就鎮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

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耻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産弟也嘗冐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為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賕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

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為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名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

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為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為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肯受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為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泰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衞京師使者至兖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兵

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誚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為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兖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周太祖入立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

又賜詔書安慰之呼彦超為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諭之彦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旻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彦超乗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彦超復稱管内多盜而止又為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偽以書示行周彦超又遣人南結李昪昪出兵攻沭陽為周兵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

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彦超閉城自守初彦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来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彦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陜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朴乃悉家貲以獻彦超以為未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

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劚掘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廹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出弘魯彥超大怒遣軍校劄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分兖州當焉彥超即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至使民家立黄幡以

穰之彥超爲人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鎭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佗所而以盜告彥超即牓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鋌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

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

兖州平太祖詔贈閤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祕書

監

五代史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五代史卷五十四至五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龔褆身

謄録監生臣范廷驊

五代史卷五十四

宋　歐陽　修　撰

雜傳第四十二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

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虚言也哉予甞得五代時小說一

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
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户參軍
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
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
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
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
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
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

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為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户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床席臥一束芻而已所

得俸禄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
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寘之别室訪其主而還之其
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
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
道夜往潛為之耕其人後来媿謝道殊不以為德服除
復召為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
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
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即位雅知道

所為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為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常戒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蹷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

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録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説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為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

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弑崩已而廢帝出道為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来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来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德光北歸

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

無意太祖素不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為漢嗣遣道迎贇于徐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外患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

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别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為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

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攻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鄗道不以從行以為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内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珽飢卧廬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荆南成汭辟掌書記吳

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珽為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為敵人縻之則武陵武安必為公之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溺死趙匡凝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皆坐事廢珽至以治聞遷兵

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懼為變行襲為人嚴酷從事魏峻切諫行襲怒誣以贓下獄欲誅之乃遣珽代行襲為留後珽至許州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襲病甚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卧内見行襲道太祖語行襲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寃立出之還報太祖太祖喜曰珽果辦吾事會歲饑盜刼汴宋間曹州尤甚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珽甥李郊等

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内黄顧珽曰何謂内黄珽曰河南有外黄下黄故此名内黄太祖曰外黄下黄何在珽曰秦有外黄都尉在今雍邱下黄為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袁象先討賊珽為亂兵所殺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為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書詔皆琪所為下筆輙得太

祖意末帝時為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頃同為宰相頃性畏慎周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而琪内結趙巖張漢傑等為助以故頃言多沮頃甞掎摭其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為守為頃所發末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罷為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為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為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

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説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為國計使方欲以為相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故事霍彦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絶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説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為宗屬繼昭宗以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絶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向闕以赴難為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為

路人則莞然梓宫何所依往明宗以為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為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内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内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

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
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
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
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
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
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
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
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

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内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専權用事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議論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為中丞畏重誨不敢彈

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糾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任圜議欲以琪為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餘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為真定罰俸一月霍彥

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彦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叙彦威在梁事不曰偽為馮道所駮琪為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為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為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為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

鄭珏唐宰相綮之諸孫也其父徽為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為監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補

闕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旨末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為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珏問計安出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莊宗入汴珏率百官迎謁

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為言於郭崇韜復召為太子賓客明宗即位欲用任圜為相而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以問樞密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珏善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慎而長者乃拜珏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還汴而明宗又欲幸鄴都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為言明宗不省上下洶洶轉相動揺獨珏稱贊以為當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珏又稱贊以為宜

罷珏在相位旣碌碌無所為又病聾孔循罷樞密使珏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珏章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為人謹重寡言好學為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為安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遊關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内愚以書説韓建使圖興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為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

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為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
召久之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
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
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
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為鄧
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
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
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為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

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為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揺正可斬之以狥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為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為太常卿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為相不治第宅借

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氊弊席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兵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榜招安今即至矣何暇候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為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昫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諠詬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

下多事而愚為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為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嘗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唐亡事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

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竄百官久而不集惟道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牋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

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城廵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於正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導後事晉為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

司空頲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為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頲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彦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

刃所追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顒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顒為亂兵劫其衣以弊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為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以顒為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嘗以顒權軍府事顒為郭崇韜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侯張裕多過失顒屢以法繩之顒有姪在梁遣家奴召

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莊宗族殺之

五代史卷五十四

五代史卷五十四考證

李琪傳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議論之○議論一本作誤衝

五代史卷五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史卷五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為人美風儀與其兄晅弟暤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為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為其子都所囚昫兄晅亦為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為翰林學士明宗時

累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為榮廢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

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為德而三司吏皆沮怨先是馮道與昫為親家而同為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也昫性少容怨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訽相府吏史惡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以昫為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罷昫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昫在相位不習典

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為禮儀使居儉
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祕書監居儉怏怏失職中書
舍人李詳為居儉誥詞有閑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
恥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當時聞者皆
傳以為笑及為僕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
僕射立中丞御史下昫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
不能知是時馮道罷相為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
事不特置及道為司空問有司班序亦皆不能知由是

不入朝堂俟臺官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

昫為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

能彈正而議者多竊笑之晉高祖時張從賓反殺皇子

重乂於洛陽乃以昫為東都留守判鹽鐵閑運中拜司

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契丹犯京師昫以目

疾罷為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簡求為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官

至右補闕文紀舉進士事梁為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

唐明宗時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白諸道進奏官賀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諸侯强盛貢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鎮假借邸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為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隳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奮臂諠然欲去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既出恚怒不自勝訴于樞密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

可上訴于朝即相率詣閤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文紀又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連假已而鄴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

之為秘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時廢帝為鳳翔節度使文紀為人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竒之後廢帝入立欲擇宰相問于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内琉璃瓶中夜焚香呪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羣臣也不可罷

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詣閤門請對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嶶陵休伏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為待自卿為相詢于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惶恐謝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高祖入立罷為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少保致仕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年七十六贈司徒

馬胤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也為人懦暗少好學學韓

愈為文章舉進士為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為楊彥温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胥孫從而不去從珂為京兆尹徙鎮鳳翔胥孫常從之以為觀察判官潞王將舉兵反與將吏韓昭胥等謀議已定名胥孫告之曰受命移鎮路出京師何向為便胥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令大王為國宗屬而先帝新棄天下臨喪赴鎮臣子之道也左右皆笑其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為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胥孫不通世務故事多壅塞是時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以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胥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相為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胥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令南北班位常侍在前胥孫即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

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修敬而常侍在南宫六卿之下况僕射乎昭序癡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稍息脩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爲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晉兵起太原廢帝幸河陽是時勢已危迫脩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冀其有所建説脩孫獻綾三百匹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脩孫既學韓愈爲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説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

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誚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胥孫曰公素慕韓愈為人而常誦傅奕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胥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為笑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周廣順中卒胥孫卒後其家婢有為胥孫語者初崔協為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胥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姚顗字百真京兆長安人也少惷不修容止時人莫之

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為奇以其女妻之舉進
士事梁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
馬已而以為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
欲擇宰相選當時清望官知名于世者得盧文紀及觀
乃拜觀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觀為人仁恕不
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齪齪無所為唐制
吏部分為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
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

道為相建言天下末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為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顗與盧文紀為相復奏分銓為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遜顗等無如之何廢帝為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顗為户部尚書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歛官為賵賵乃能歛聞者哀憐之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

龜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于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為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為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為太子詹事唐明宗時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勑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録其制辭編為勑甲岳建言以為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

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祕書監其後李愚為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

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于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顒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壻鞍合髻之說尤為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繆可笑其類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温叟

嗚呼甚矣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于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草莽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馬縞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少卿以知禮見稱于世唐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

郎權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
緺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别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
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
禮部尚書蕭頃等請如緺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
為比以謂桓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為孝元皇父萇為
孝仁皇請下有司定謚四代祖考為皇置園陵如漢故
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為孝穆皇帝父
為孝崇皇帝緺以謂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

尊其父和為文皇帝不可以為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
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
帝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兼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為億
兆之尊奈何總二名于眇躬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臣
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請尊祖禰為皇帝曾
高為皇宰相鄭珏合羣議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
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為據漢之所制夫
復何依開元時尊臯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

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
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劉岳
修書儀其所增損皆決于縞縞又言緦麻喪紀所以別
親疎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
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為大功九月非
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顒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
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
皆服小功今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緦今皆小功

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乂議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儀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爲兄之子妻服大功令爲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疎因尊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敕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

禮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是縞始也縞明宗時嘗坐覆獄不當貶綏州司馬復為太子賓客遷户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蠡父蕘皆為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為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

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為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為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為祕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為生居顯官衣服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

崔棁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為刑部郎中棁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

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挽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為挽屢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疾者挽輒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挽居喪哀毁服除唐明宗以為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户部侍郎為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初挽為學士嘗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挽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争之維翰頗不樂而挽少專于文學不

能涖事維翰乃命梲知貢舉梲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為當時所惡梲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謂梲曰孔英來矣梲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為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為非即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梲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

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襠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襠甲金飾白練襠錦縢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

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稅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嗟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稅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

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為之流涕焉
李懌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為祕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為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梁亡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稍遷衛尉少卿天成中復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承旨時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懌為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

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准格聞者多其知體

復遷刑部尚書分司洛陽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卷五十五

五代史卷五十五考證

盧文紀傳累遷太子少保○少一本作太

馬允孫傳晉兵起太原廢帝至河陽○至一本作幸

五代史卷五十五考證